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谁的青春? 谁的辛夷?

□王金龙

春夏时节,道路旁、公园里,开满了大朵大朵的玉兰花。有一种紫色的玉兰,未开的花苞,尖而饱满,古人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木笔。花苞里面的花蕾,是一味中药,古人更是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辛夷。唐代大诗人王维一度仕途不得志,便在长安外的蓝田县置了一处别墅叫辋川别业,游山玩水兼与诗友唱和。这别墅附近有一处开满玉兰花的山坞,王诗人便借景抒情,一首《辛夷坞》名满天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他的朋友裴迪也有一篇“同题作文”:“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如今,这“辛夷坞”已成了陕西省蓝田县境内的一处风景名胜地。一个叫蒋春玲的广西80后以“辛夷坞”做了笔名,其“暖伤青春”系列都市言情小说,火热程度一度超过了王维和王诗。其代表作之一《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被薇薇拿过来“导”上银幕,电影票房火得一塌糊涂,王菲演唱的主题曲也再度走红。

以上内容,是一种结果性叙事。其实,于我本人的认识和认知流程,并不是这个顺序,其实是充满了“惊险”的。上大学时听唐代文学课,讲到王维《辋川集》,第十八首便是《辛夷坞》,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更不知何为“辛夷坞”;前几年在山大路上逛三联书店,买了一本书《提篮小卖》,作者是

韦辛夷,济南的国画家,看完了书,也并不知“辛夷”是啥意思;这几年养了一只叫“蛋蛋”的波斯猫,去年在泉城路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关于猫的小说,书名《而我只有你》,一本的作者之一是“辛夷坞”,品读这篇作品,并未去想什么当红作家的事,也并未想“辛夷坞”是啥意思,只是关心宠物情怀;直到今年赵薇初导的电影《致青春》一炮走红,邻居两口子观影归来强力推荐,媒体好评也铺天盖地,我这古董级青年也禁不住去凑热闹,陪着来家小住的岳母大人,非常心虚地混在小青年堆里看了一把《致青春》,便越发想知道原创者“辛夷坞”三个字到底是啥意思。于是,打开百度,搜索“辛夷”和“辛夷坞”,面对充盈的信息与故事,不由慨叹这中文的“江湖”实在是太过深奥了,不由慨叹“无知”这个词儿含义并非那么单纯,特别是当文雅、古典与流行沾上边的时候。

从此推演,“无知”未尝不是一种生活状态,它可以让你摆脱“焦虑”。今年5月5日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诞辰200周年纪念日,1844年他就完成了《焦虑的概念》一文,他说:“焦虑是唯一一把自由作为自由来体验的形式,我们正是在焦虑中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由,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当意识觉悟到,可以做某件事,但不是必须去做,这时便产生焦虑,如果去做了,自由变为现实,便不可收回。”面对这样的叙述,我们还是甘愿“无知”一些吧。

擎笔言欢

□张维肖

欢,是一个看了便不禁一笑的字眼,一直被我所钟爱。

我亦时常想,这个字眼究竟包含了多少我触碰不及的绮美之义?欢乐、欢欣、欢笑、欢情、欢愉……欢乐、欢欣、欢笑、欢情、欢愉……欢乐、欢欣、欢笑、欢情、欢愉……

我是个不潇洒的、甘于患上文通病的小女子,我相信轮回,亦从心中无数次地默念冥想,我无数前世该是怎样的?怎样——大抵都与“欢”脱不开那如红线千匝层层痴缠,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吧!

有时我想,我就是个青衫墨客,无论是屡屡失意举试不得的长安酸秀才,朝出卖字画,暮归古刹塔,仍甘愿做个书呆子;还是咫尺朝堂上秉笔玉笏却战战兢兢,备受政党之争所累进退不得只得写两笔赋聊以自慰的几品芝麻官儿;抑或,是终日醉醺醺的、才学不够七斗银不够十铢只有胃里摇晃着半壶温酒的浪荡子,一把折扇开合,将狂草一笔指张狂……无论如何,我的快乐总在纸上,总在挥毫走墨之间,伴着我在古刹青灯旁不会寂寞辛酸,在朝堂上清气依然不失本心,在潦倒中笑骂世间可笑之事,清醒地刺贪刺虐!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许我的尽欢之事,是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亦可能,我只是个平凡而自私,淡然自足于东篱下,安贫乐道于南山晚,愿与渊明老农为伍的闲云野鹤,在江湖草野中,宠辱皆忘,自在余生!

曾有金庸老先生描写江湖中一个以光明与火为信仰的门派,名唤“明教”,其信物“圣火令”之上有铭文云:“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我在思忖,总在思忖,那么辽阔的时空,我是否曾是个襟怀天下而弃笔从戎的人呢?从戎确乎是一个铁血之人不辜负家国的正确抉择,守土

复开疆,血犹热便志四方,国土遇我,国土报之一书中云:“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对得起君臣之意,提携苍生之望,决绝然,投下一记孤注,定四海沉浮,此心却寄予何处?沙场有何不可?边关有何不可?粉身碎骨,唯愿你知我葬何处!臣之欢,尤其是银甲将士之欢,有时比王的来得更真切更尽兴——换言之,臣有时比王幸福,硝烟中,忘却长安捣衣声掺和了的一片月光,忘却昔我往矣的杨柳被谁摧折今我来思的雨雪霏霏沾湿谁裳,只有那报君而牺牲一切的快感是真实的——夺来天下,献给那个决定追随的人!余生付一句,生若尽欢死无惧!“晚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残殷色未那,杯深旋被香醪泼。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真真是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欢笑,欢情,忘去一切恣意享受这极致的欢喜,总是最容易被反噬的——我爱欢,可欢是毒呵!

最是为人红尘凡尘两行妩媚所紧紧攫住的人们所公开青睐的,就是这毒,这欢笑、欢情、欢喜……可也是这种欢,最为可怕。

得到这种欢,要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多少个轮回前,我也为了那般的尽欢,痴痴不悔地付出代价?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曾是贾氏偷窥美君郎,韩掾少自此变成一帘幽梦,一梦不醒,不醒成欢;小周后私会姐夫,少女的娇妍使得重光帝辜负了当年一把烧槽琵琶谱《霓裳》的娥皇,一响贪欢,结发已难连参商,只有等到娥皇去了,他才知痛悔,并且也终有一日,又丢掉了小周后——以色列人,能得几时好?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清静静的欢,对得起天下苍生对得起自己不枉活这一生一遭的欢,是值得我一生琢磨,一生追逐的。

擎笔言欢,趁浮生未歇之际,乘着赤子本心,陌上寻欢去!

你鼓舞了我

□简默

杨志广先生走了快三个半年头了。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他与我患病的父亲竟然在不同年的同一天离开,都只活到了53岁。

世上的事情有时就是如此巧合,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我一直视志广为我永远

的知音,永远的兄长。

我经常朋友介绍和他联系很晚,大约是在2007年初。他那时可能已染病在身。因为半年后他就住院治疗了。其时他是《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编审,一位优秀的作家、评论家,同时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编辑家。在他自己眼中,编辑是他的主业,更是他的天职,他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此不惜荒废了自己的创作。

此前他已在《中国作家》工作了23年。这23年,他几乎都是在约稿、看稿、编稿和发稿中度过的。朱霞嫂子说他没病前,不是背着沉甸甸的稿件回家埋头看,就是在外到处奔波组稿和改稿。他是以稿件为中心,以一系列的动词串起了自己的每一天。他积极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认真审读大胆编发稿件,不少文坛当红或不太红的作家都接受过他精准合体的作嫁。虽然他没经手编发我任何作品,却丝毫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我尊敬的是一颗在文字面前一律平等与诚实的心灵,一双准确到位而又宽容理解的眼睛。

他反复地进出医院,手术加化疗,受了很大的罪。有一次我打他手机,记得是初春,恰是草长莺飞时节,他说正在外面放风筝。我想象着他高高的身影,手扯一根纤细纤细的线,在蓝天下、在和风中平静地漫步,心想他放飞的哪里是风筝啊,分明是一颗在与病魔殊死搏斗中锲而不舍地热爱生命渴望生活的心灵啊!

2008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在他亚运村的家中。印象最深的是客厅天花板上

的吊顶有一片垂下欲坠,看得出主人因病实在没心情收拾啊,惹得我心酸唏嘘。

至年底,他抱病推荐我的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参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经过几轮公开投票终获通过。他又受作协委托为拙著写序。

大约半月后,一篇题为《切肤之痛》的序文发送到了我邮箱里。嫂子后来向我描述了

他写这篇文章的情景,他凝神坐在温榆河畔的乡居里,先写下了:“编辑别人的作品,附带写一些议论,这种工作我已经做了20多年。但不做这种事情,却也有整整两年了……”由于不能坐的时间太长,他写写停停,起来站站,拾起再写,用了好几天时间,心头老像揣着一块石头落不下地,总算完成了它,而过去他写此类文章本是不

逝者档案



●姓名: 杨志广
●终年: 53岁
●籍贯: 河北省南宮市
●生前身份: 编辑家

出了我的生离死别,我的灵魂孤苦,我的生命脆弱,我的时光无敌。他两年来患病的经历,使他与它们产生了共鸣,同时他似乎也在他从它们中汲取与病魔抗争的力量,战胜病魔的信心。譬如他患病后一直忌讳提“癌”这个字,但他在读了《生命凋零》后,说:“简默在告诉我,要学会战胜它,首先,你要敢于正视它,敢于说出它。”敏锐地读出了我身上背负着很多很沉重的东西,说它们就像蜗牛的硬壳,与我的生命结为一体,甩都甩不掉。他也同样读懂了我的“草根”情怀,读懂了我的“不时尚”,断言我“不会大红大紫”,寄望于我“应该有思想准备,有毅力,准备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奋力、孤独地前行”。

打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直觉他身上笼罩着浓重的宿命气息,与其说是我散文中的苦难感和疼痛感打动了他,不如说是我对生与死的看法,特别是对死亡的讲述和感受让此时的他与我声气互通,我们借助文字彼此靠近,惺惺相惜。

这篇序文是他的绝笔之作。他借它坦露了对生命的留恋,对生活的不舍,对友情的珍视,对同学、朋友和同事的感激。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说真话、爱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嫂子说他住院期间还惦记着给家中养的锦鲤换水,担心着别把两只猫饿死了(猫们平时听到他回家的脚步声,都会守在门前迎候着他),弥留之际唤着猫的名字,在渐渐微弱的呼喊妈妈声中辞世。

2009年9月1日,我再一次专程到北京探望他。此时,距他走还有两个月零两天,死神已经在加快争夺他的脚步。

他终于没等到我的散文

集出版。他走后,《文艺报》发表了《切肤之痛》,这篇序文感动了许多人,他们说写出了他一直没说出的话,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心声。评论家李朝全撰文《文学呼唤名编辑》中说:“……而53岁英年早逝的杨志广,去世前还一直在编发稿件。在为简默散文集所作的简短序言《切肤之痛》中,他谈及自己从作者那里吸收到的对于生死的达观看法,获得的鼓舞和力量,这让我们稍感欣慰的同时,又深深地击穿了我们的柔软内心,令我们扼腕唏嘘。我不禁深深叹息:这是一位多么热爱生命渴望生活的人,一位多么热情、敬业和优秀的编辑啊!”我也写了篇《短信里的志广》缅怀他,为他送行。《文汇报》的一位女编辑在读到拙作后,对我说:“杨志广先生肉身已逝,但是只要我们活着的人能够记着,他就永远活着。”她有感于志广和我的交往点滴,送给我一首名为《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的英文歌曲。

志广走后这三年多,我有机会去北京,只要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嫂子,跟她聊聊志广。嫂子与杨柯母子相依为命,娘俩在努力走出志广弃世的阴影,他们重新装修了房子,杨柯也谈妥了爱人,但凭着和他们的接触,我感觉他们并不快乐,有时甚至是在勉强以苦为乐。我与北京的其他朋友相聚,也会不知不觉地谈起志广,大家都忘不了他,他活在了大家的记忆里。

我从嫂子处听到了更多志广的事,嫂子说他走时特受罪,甚至想到了自我了断,又说他生前多次说过给我的那篇序没写好,感觉挺对不起我的……我一点一点地听着,心头说不出的难受。我清楚,是他日益衰竭如流沙一样一天一天地被冲散的病体,迫使他不得不强忍住疼痛与折磨,一字一句地履约完成这篇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嫂子跟我说:“你们相识太晚了!”是啊,相识太晚了!仅仅两面之缘,转眼已阴阳两隔,但我永远对他心存感激,永远记挂着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用他的肩头奋力托举了我一把,怎能叫我不感念和伤怀呢?可以说,到今天我所取得的一点小小的成绩,都是从这部散文集开始的,与它息息相关。

我只是文坛边缘的一个爱好者,但我是真的热爱文学,它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快乐与充实。在这个漩涡似的名利场中,我有时会遇到倾轧、中伤、打击等难处,我也习惯了形形色色的面孔与心态,他们文不如其人,标榜着真诚却贩卖着虚伪,每逢这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要是志广活着该多好啊!

但逝者远去,不再回头。我有时会一个人听听那首歌,“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一遍一遍地用心在听,就仿佛志广在对我说:别气馁,一直奋力、孤独地前行吧!

投稿邮箱: www.3207@163.com

